

羈絆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「羈絆」這個詞，在東亞經歷了一番遊歷後，便帶著兩張不一樣的面孔。在中文裡，原本為貶義詞，意思是將牛馬拴住的東西，讓它們無法行走。然而，傳入日本後，便成了一個中性詞，甚至是褒義。倆人有著羈絆，意味著有聯繫，有情感，是個溫暖可愛的詞。

《小王子》裡互相被馴服的意思，大概就是彼此自願有了牽絆。

但，這些拴住我們又能安撫我們的，到底是什麼？

一、肚臍眼兒



父親工作的地方通常都有大江大河，因為他是個設計水壩的工程師，管著一個水電站。每到假期，我總能和一群夥伴瘋玩，他們多是男孩，膽子也很大，漫山遍野地跑著，有時候也會到河裡游泳。

說是游泳，其實我就是浮水而已，游泳至今都沒學會，還差點溺了兩次水，一次是因為游泳圈漏了氣，自己也不知道；另一次是因為父親非要教我游泳，然後突然放手，我嚥了好幾口水，被人從水面下拖了上來，這才沒事。果然，大家都戲說，在帶孩子這件事上，沒有危險的時候，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險。





我和父親的聯繫總是這樣跌宕起伏，頗具戲劇性，是我生活劇情的推動者。

但其實有一件事，只屬於我自己的小觀察，即使小時候是個小話癆，我也沒有跟人說過。那就是那群男孩的肚臍眼兒。男孩可以脫得光溜溜，雖然我很羨慕，但我當然知道女孩是不行的。就這樣，朗朗乾坤下，我看到了他們每個人的肚臍眼兒——方的、扁的、圓的出奇的，還有的根本就不是一個小坑，真是有意思。

小時候還喜歡摳肚臍眼兒的泥，成年後，跟人說起這個小習慣，被人提醒，千萬別摳，那些泥是為了防止蟲子進去的。我看著她的臉，覺得她在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，竟有點可愛和好笑。

這個現在存著泥垢的小地方，其實是一扇窗戶，裡面的那根帶子，連著一個嶄新的生命，這或許是人類最早的羈絆，這個小圓點才是「起（臍）點」吧。

像我這樣的年紀，周圍很多朋友都已經懷孕生子了。我看著她們的肚子，彷彿能看見一根臍帶下嬰兒在裡面游水、睡覺、吃飯還有排泄。臍帶或許是所有人最初與這個世界的聯繫，剪了臍帶就像公司剪彩一樣，意味著人生開業了。不管周圍是哭聲還是笑聲，都是禮花聲，各奔前程，盈虧自負。

聽說，如果媽媽突然想吃什麼，其實是寶寶的意思，在肚子裡拉了拉那條臍帶，就算是「訂餐」了。但每個人都要明白，這種

羈絆總有一天要剪斷的。否則，就會有幾隻大手手忙腳亂地把你直接拉出來，打你的屁股，讓你面對現實，你哭了，他們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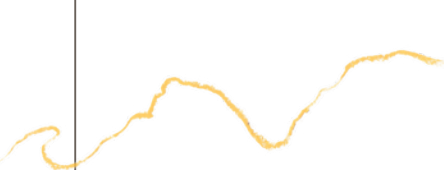
那個小小的肚臍眼就是證據，就是一個stamp，貼上它就可以飛去更遠的地方，就能認識更廣闊的世界了。這個過程或許我們都忘了，卻會在人生裡不停地重複著。

「猶如新生」意味著舊有的羈絆被打破。說到這裡，好像「猶如新生」這個詞被賦予了更加複雜的感知與感受，除了希望、期待等等之外，還有侷促與不安，或許還有一點點迷茫？嬰兒不會說話，但作為一個老嬰兒來說，大概是這樣的感受吧，如有冒犯，請各位新生兒們諒解。

成年人之間的羈絆就不那麼強壯，起碼不會強壯到需要用剪刀直接剪斷了。

幾十年的時空轉移，足夠讓人忘記一個曾經很親密的朋友。甚至不經意的一句話，一個眼神都可能叫人失去聯繫。越來越了解這個世界的成年人吶，好像並不能好好地互相靠近，這倒是一個有意思且悲哀的事。

我在想人類是什麼時候開始變得複雜，開始不用心來感受。或許這種心的聯繫，從很早就開始消失了吧，這種心靈的失聯甚至可以從始祖時期追溯起。它讓我想起了那段伊甸園的時光。始祖和蛇的互動，揭示了人性的本能，見果子悅人的眼目，可以食用，且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來吃了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是我，大概是不會被什麼吃食所引誘，



伊甸園裡已經那麼多吃的，為什麼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和風險？

蛇也只是說：「不一定死。」如果牠說的是事實，那麼也意味著還是有風險存在，且這些風險是不可逆轉的。但，牠說：「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。」

智慧本身就是一種誘惑，甚至可以讓人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。聖經中的描述，夏娃似乎是被果子的外表所迷惑，但我想，真正誘惑人的是智慧。這東西讓人體驗到不一樣的境界，而這也被描述為「神」的境界。人類的巴別塔或許不是磚瓦的通天塔，而是用智慧鋪就的路。但懂得越多，越難快樂；懂得越多，越難相信人性，這難道就是「智慧」的詛咒？

很多時候，成年人用「智慧」相處，卻無法用「智慧」互相從心裡建立連結。這個世界真是文明且孤獨呢！

小孩子的分離總是驚天動地，有的大哭一場，有的得坐在地上打幾個滾。約定好什麼時候再見面，雖然找到新玩伴後，可能也就忘記了，但孩子之間的情誼真是讓人動容。而成年人的離開都是靜悄悄的，有的朋友聊著聊著，連句再見也沒說，聊天記錄就停在了幾年前。

或許沒有什麼隔閡，只是沒有了什麼聯繫的必要。是的，沒有聯繫的必要，而兒童

則想要和什麼都產生點聯繫，連地上的一把土都想放在口袋裡帶走。成年人的世界好小啊，小到可以只有自己。

沒有了心靈羈絆的人類該有多孤獨。

二、將天空抓在手裡



小時候的自然探險讓人充滿了好奇心，一直維持到成年也還是如此，只是這樣的探索讓人變得敏感，也因此格外警扭。

福州的夏天格外炎熱，小時候我不愛遮傘也不愛戴帽子，曬得連親媽都不認識。有次我走在路上，樹下的電池突然爆炸開來，嚇我一跳，樹蔭下的電池也不能倖免於這太陽熱辣的鞭打。

但有意思的是，小時候並不覺得陽光是如此讓人無法忍受。家裡要到晚上睡覺才能開空調，一回到家裡，搬了張小板凳，電風扇先呼呼開了起來，一根冰棍，一部《名偵探柯南》就能讓人忘記夏日的熾熱難忍。現在想想，那種感覺真是奇妙啊。

其實身子最能感受到夏日黃昏的變化，五點之後，家裡的人下班回家，隨著每次門的開啟，都會帶來一陣又一陣的穿堂風。樓道裡或潮濕的泥土味，或飛揚的灰塵味，都能帶來一些室外的信息。如果是夾雜水氣的青草味，那麼一定是要下雨了；如果是熱浪襲來的塵埃，那今晚的蟬一定叫得很歡。



待天色漸漸暗淡，相較於白日的溫度，便覺得夜幕的涼意開始蔓延開來，心也就這樣輕易被安撫了下來。

我記得那個小小的我，那根和周圍羈絆的線都在快樂地搖曳著，或緊拉或鬆弛，都能譜出一段歡快的旋律。我總是對這些自然環境中的語言格外敏感，或許也是因為它們是我和神之間的連結。

曾經躺在草坪上看星星看到睡著，也曾在一棵葡萄樹下聚會，聊著聊著，便隨手抓起葡萄來往嘴裡塞，真正神奇的東西都在自然生長中。

到現在，家裡還留著一本老舊的聖經，裡面夾著的野菊花早已不見了。在《出埃及記》裡，黃色花汁留下了淡淡的印記，隨著

紙張的老舊，這些印記和歲月融合在一起，也只有當事人能夠憑藉味道記起某些遙遠的時刻。

隨手的一摘一夾，出埃及的路上多了一種飄著異香的東方植物。就在這氣味、時間、空間錯位產生的空隙之中，讓人似乎在恍惚間找到了時空穿梭機的大門。

站在門口，吹拂著幾千年前來自迦南大地上的風，看著夕陽下，百姓頭頂面盆，手抱孩子，浩浩蕩蕩，被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牽引著，緩慢而堅定地走向沙漠的深處，懷著對綠洲的殷切期盼。

成年後，我去過很多的地方，卻越來越懷念起這些少年時的觸感，畢竟這些都是如此充滿浪漫主義色彩。





患難中的忍耐是一種允許，
允許自己等待，允許自己感受，
也允許神中的自己短暫消失。

我開始在夏天想念冬天，在冬天想念夏天，在雨天想念晴天，又在晴天想念雨天。我討厭曬得讓人冒煙的太陽，討厭讓腳濕透的雨水，討厭不能遮擋陽光的樹木，討厭要在夏天把肺都叫出來的蟬。

最後我發現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我竟一無所有。真正讓人在意的是，我和它們都失聯了，就像和朋友走散了。所有的一切變得陌生，變得格格不入，變得和小時候記憶中的完全不同。

成年後，我們不容易被更多新奇的玩意兒轉移注意力，卻需要接受自己所處的現狀。這是我在人生多次兜轉、自我折磨後內審得到的感悟。

過去的感受或許在一次又一次的懷念中變得更加理想，這條臍帶被當下的感受硬生生地剪斷。哭泣、憤怒、不安都是真實的，我們急需新的連接，卻也要允許有探索的時間。我把每次的患難都看作如此。

患難中的忍耐是一種允許，允許自己等待，允許自己感受，也允許神的短暫消失。

從母體中掙脫是一次折磨，或許這不是消失，而是切換電話線，更換 Wi-Fi 設備。

我時常試著用手抓住天空，但我常常感到悲傷，那雙手盡力撐開，只能將天空撕碎在手指間；當我轉身決定被天空擁抱時，身體如葉片舒展。

聖經裡的參孫是個頗有爭議性的人物，他與神最大的連接似乎就只是頭髮，頭髮長時就有力量，頭髮剔除後就失去力量。我常常在想，當參孫被挖掉眼睛，囚禁在牢裡的時候，他在想什麼？這段時間，或許是他人生中最漫長的時刻，卻也是在這個時間裡，他做了這輩子最重要的決定。

這個決定無疑是艱難且堅定的。他在等待頭髮逐漸生長，他在等待力量緩緩回歸。他失去了連接，卻更加認識到自己存在的意義。當連結再次恢復時，他獲得了新生，卻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。這是他早就想清楚的選擇，也因此，結局頗為悲壯。

尋找與神的連結，並且適應連結方式的改變，是我們一生的功課。

